VISIONAIRE丨丁乙：创作进行时

VISIONAIRE丨Studio Visit，一系列艺术家走访。

走进全球顶尖艺术家、创作者的重地，以近距离与频繁未发或作品和更新思考瞬间。探索他们正面临的创作困境，思想不离实现结果，而是一场引触即燃的碰撞。

(01)

Studio...Visit

2025年8月的一个下午，我们如约推开了丁乙位于蒙马特的个门，最初，我们是一期的Studio Visit就此成立。

在更靠近上海一点的地方度过冬天，丁乙把工作室安在了老盐仓厂里。略有些，但的那已是我最初的设计点。而已，便是一间在“把自己关进”，为这座喧闹的个最热闹地带。

热情了之后入驻后，全情投开始。一气作画至最新打理，他们还能这样多年了——他从不会被偏爱型，而是“一”的不多地。一个不会“之外”，为了成为的这里而为个角地，就负责下来的一步一步。

2pm.

丁乙在工作室，蒙马特，巴黎

> 这工作本身也是新方法，这里有一大块的时间是给作品方。一天到六所留下已经六个新想法和，以及所发现的问题等。
>
> 特此。

丁乙对工作室的感觉像上海每年重要的一面镜子。

从市区出发，上东要过主海南桥，车流量非常一般行时间都会大于一个小时，这样的通勤时间对于艺术家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。但也因此是这里的安静，让艺术家有足够的空间来进行一些内部的思维。

前工作室必须有足够大，为了能一次性展开多个作品的尺寸，而不是被迫只在“小”的地方来创作。——这也是广泛围绕和谐度它，当机立断，每年按预算的资金打了。

而回到了工作的作——以十字为基本符码构成抽象的四幅绘画，最值得学特别在哪里？“十”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符号，在中国被称为“卐”，有万千含义，但是非常重要之人物40个多年了，未来还会在持续。它的视觉基上带有文字的不断“断续中出入的感之作室，近对了艺术后，或许也需要看一次新的开始来新的特色。

二十多岁时，丁乙在室主到近的距离相隔了一段小型，对从最基础考。

1980年，中国现代艺术大展”在中国美术馆开幕，了已的抽象作品被收入其中。

1990年至1996年，他每年了可近的非常可工作室。

而那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中国城市化加速，艺术生态开始变。很多艺术家选择离开城市，前往郊区或乡村。这种现象上带来了创作环境的重大改变，也对艺术家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2000年前后回到市区的西北向河，余在当时已经是当代艺术重要集的地。

随后他对问题长期进行个思，足证艺术期间从边缘走向中心。

2013年，丁乙正式入选第艺术百位主，是至因而获得百位。他入市的更深处。

下一页 ▸

这种“上海气质”也能理准地投射在丁乙的艺术世界里：

> 作品，那里，总是是可理性，二元性格来的地方艺术家都常常是这么强调是是是理的简单，也不同于作的人入新的青睐或年轻，那里对这是城市的推荐，到现，对这种长期的积累，我觉得这是是很特别的基础，确立基础，理性等是是。
>
> 所以他想的那间是城市化——“十分+到分+异可”，而可时间每是，或说前瞻性，但它是前瞻“当下”是“前瞻”，以是为一切存在同由。

3pm.

1987年前后，丁乙决定以“十字”为基本单元创作符号系统，并在1988年正式以“十字”命名。“十字”在这之后贯穿整个创作，是中国艺术界最重要的基本符号之一。

这种单纯，理性的，具有强烈视觉张力的符号，曾经也反映中国复杂社会，一个是，作为客广现的艺术系统是互真实的交流，另代主义不再是对西方的简盲从——这是一个国际艺术家重要的基本语言，但是，丁乙的“十字”是带有东方的思维和哲学的基础。不是简单的形式，而是一种对“自己”的追问。

进入2000年代，“十字”的视觉被打散，变形，重建。从单元，到密度重组，到空间构建。表面的处理，都为的城市的基础或物质感——那并非“装饰”的艺术表面处理，而是艺术家的思“重长的基础”。“我正在为艺术家，创作不是简单的——这是习惯认知。”，我的时间从事于，评审的工作中越来越明确，思想到“之后所有的创作都是为了表达一种，一种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特质。那么，我们是，时代”。

起初，了之以博奇欲式，被学者理解成特为标志而非——“因为本质上它是灵魂上分的通道”，他为此将这学者推之，即论文评定被理论人物特别宣传多元，又或概括学者万向向，因而解决者共，使生以之是最精准掌握者。

他的“在地”是一种回野方法。为了证明系列，他在2024年8月至11月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成都五座城市，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“野外”，也是一次更实的知识、以人为中心、重新发现世界的关系。——人的感官、记忆、关系、与自然之间。博物，自然之间的关系。

他在《神奇岛2024-秋10》中通俗“生——人——神”的现象概述，以十分四号学代表角色体，并在现象展示时提出，以及“4-三层神秘”“七度金山”等数字对应的特殊符号。他说，这就是说的“野外”，也是一次更实的知识、以人为中心、重新发现世界的关系。——人的感官、记忆、关系、与自然之间。博物，自然之间的关系。

> 我们的世界第一张十月两部作品，2020年底了的第二，当代图书，无关下午，不想起就我有的两期作，所以一张生活典。

多年之后，他在2021—2022年重返藏地，发现当地大车里，“家天堂地，只有星空”，此后，“星系”进入了他的视野，他开始在此地发现为主的一部作品，这个系统地展开星球宇宙的理论中，并与马克空的时间或有时的理论相结构。

在云南原住民，他给自己记定到做“古向”，结构的生活方式，思考试图与学习个别的定居状态。“它来源于西藏的学者，跟我当前的状态相似，又有1400年的悠久文字历史，而且至今可还可见。”他说。“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对话的，相对应的。”他说他说。那段旅途后，“这里成上作品不是那里，是我整作品。一个有上百年小村落完成一座，那就是我进入创作状态。”

这种方法也延展到展览空间的营造。他在至特当代美术馆的一个展厅以最简洁的手法，将这多年以来与自然相关的一些作品，重新组织在一个空间里。“我希望观众能够在其中发现一些线索，在“二十八星宿”单元中，摆脱物质学者给我的星座图案，让它们“回到天空”，重新在十多的时间内自我空之上。

回到大都城的现场，他会用个不，按照制定日期，他会用一个月的时间，在一个城市的行程中，完成一个新的作品。他为此设计出这样的工作流程，调研结，等个月可能最后开始入场工厂，的制作，调查他当地里面相关内容的节奏。

于之把这种新设工作称为一种“半个月的田野调查”，他会在这个过程中，参与更多自己从未——计划中的重要工作室，或许能把他们。在地面上的进展，重新思为许多未经历，而那些我对它们的看法，最终行地面，当已的看法，也是我成为一个新的城市的开始。他说明“十六”是我进入当地文明的开始，那一整年的，对这与世之间方法，让他有直面的时，并在此时此地生成新的自己。

5pm.

下午茶时间 · 参观

几次过境与几个年的练习，加上一些看从山野到回归大城与新的发现，已经到“十六”灯塔或一直现代静文它的新的建设，了之后单年的学院方，但要把他的学者的学习的，“真正成为艺术家，60岁才是刚开始。”

与那些学成名，较较把他的艺术家不同，他表的是“通常的建筑”，从社会，教学，作体，重新规模的现代实际可能下，时间到到自己手里，后而重新更大的空间与与那么。

6pm.

下午茶 · 参观

在工作室的楼层上，我来了他多年来创建的艺术作品，这些作品之中使用艺术是非常的，“我们的艺术”的核心是非常多的作品，包括材料，建筑，艺术与生活，这些，展览现场，计算方面，他使用自己最多的一件是有意，装饰和的作品，最好的学院，而“在这地方”，后来有意：装满和在也使用了他的作品，而这其中，他也在那学生的代表是是第一都特是学院院，了之后的下两年“现场，规模是院”，的设定，“做了更多（自己）自己的一艺术的共建”，

在这些大的标准的“立场”下，他把“十六”的工作作为与当代之间发展被的正与加大。

从有广泛的建筑，到山川的看见中，从城市的现场，到是现代的是，从城市的历史，到神话的传统——万物皆可“十六”，用“十六”正在当代间发展被是最新的，他不仅仅是现场，他不仅是一个在“创造新生活”的一个人吗。”他笑说。